

## 让《明天》告诉明天

◎刘元玲



我们生存的地球，4%是美国人，96%是非美国人。作为96%中的一员，因工作的缘故，我名正言顺地“远程全程参与”美国这次史无前例的2016年总统大选。其中的跌宕起伏，想必所有对此耳闻目睹的人都会大呼过瘾。浮光掠影地阅读各种评论文章并参加各种会议之后，带着迷惑和激动的心情，如约而至天桥剧场，观看来自英国的戏剧《明天》。

透过爱丁堡前沿剧展打开的这扇窗，我欣赏过《喀布尔安魂曲》和《迷失》，这不仅让我看到了世界的丰富，也看到了自己的丰富。

戏剧《明天》是一个让人安静的话题，很适合今晚的我。讲述一个名叫乔治的青年男人瞬间衰老的故事。乔治去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的时间，被一位老人拉扯，耽误了去医院的时间。然后到了医院里，乔治见到妻子但尚未看见孩子，忽然间，该剧就戏剧性地让他在刹那间变得衰老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老呢？是一种皱纹不能再多、头发不能再少、老得不能再老的老。后面讲述了乔治在养老院的生活，他头脑不清，几乎每天都会穿上外套，拿一束鲜花，要去看望他的妻子。这时护士就会告诉他时间推迟了，是明天，不是今天。于是他乖乖坐下，吃饼干，发呆，看书。然后第二天继续重复这个对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疯似的要离开这个养老院，他用汤匙挖地道，用假发当武器，用护士服当伪装，目的只为逃离这个地方。那个场景看得让人胆战心惊。你会禁不住想：他是被年老困住想要挣脱？还是被恐惧困住想要挣脱？还是被欲望困住想要挣脱？如果你住养老院，你怎么生活？

养老院中还有另外几位老年人，后来在互动环节发现他们实际上都是年轻的演员，但他们演的老人形象实在太逼真。我生活中有过很老的人，例如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的姥爷，以及多年前我作为志愿者在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认识的老人。但是他们所有人，似乎都没有舞台上演员演出来的这般，有一种额外的可爱的味道。

对了，就是像极了《疯狂动物城》中那个慢悠悠的树懒，请想象一下树懒“闪电”抬头、说话、盖章的样子，再想象一下他们吃饭喝水走路的样子，就是演员们演出来的感觉。

衰老这个话题我思考得真不多，但是我对衰老后面的部分——死亡——思考得不算少。

大概在7岁以前的某个夜晚，我和我亲爱的姐姐在一个被窝蹬腿睡觉，不知为何就送到了死亡这个话题，我和姐姐当晚达成的共识就是：我们的父母都会死亡，我们自己也会死亡。怎么办？我们害怕。当晚我吓哭了，还不敢大声，因为知道这会招来呵斥。

这个强烈的印象至今栩栩如生，像我这么忘性极大的人，能把这个人生瞬间定格下来，30多年来一直伴我雕刻时光，一定有极其深刻的含义。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过求学的各个阶段，中间发生了很多有趣难忘的故事。例如，和初中同学聊起生死话题，有人给了这么一句堪称经典的论断：人生不过是阴间到阳间来度假的小鬼！

我还记得高中那个我曾经暗恋过的男孩，他在谈论生死的时候说：害怕一件事情只会加速它的到来。鉴于他当时对我而言的特殊性，吓得我立即强迫自己按下大脑思考的暂停键，原因你懂的。然而困惑还是不请自来，在多少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时刻和场合，它不慌不忙地走到我跟前，和我来个“问题面对面”，我无处可逃。

经历各种奇葩考试，终于有机会上大学。我想报的第一专业是哲学，不过转念一想老师们都说这玩意不好就业，我怕连累爹妈，就忍痛割爱了这个“贵族”专业，开始“曲线救国”选择了心理学。还记得每每大学放假回家，就被村口看果园的二哥问同一个问题：心理学是啥，是不是算命的？我强忍着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骄傲耐心给他讲“心理学是有关人类知情意行的规律的学问”。

心理学很了不起，但是没有解决生死问题。衰老的问题它有所涉及，但是理论更多，“实践”很少，此次被《明天》带进了这个语境，老了是什么样子？就是五米的路程，让他们竞赛，第一名的成绩是一分三十秒。那满脸的皱纹，似乎是被我家孩子狠狠揉过的纸团；那走路步伐的沉重拖沓，似乎是整个地球的引力都集中在了他们可怜的双脚。动作就是各种颤抖，外加上树懒般的缓慢，还有疾病的困扰，偶尔的歇斯底里。

衰老，有点可怕。

导演李国威说：不同年龄的观众，看这部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的确。对我而言，最强烈的感受来自两组对比。

一个是剧中孩子和老人的对比。前者有好多时间可以利用，好多人生故事可以展开，未知的因素很多，充满魅力魔力；后者走在人生边上，整个人生的画卷业已完成，静默寂寥，毫无悬念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永远闭合，合起自己的人生画卷，带着它走向死亡。

问题是，孩子啊，你有那么多时间，你打算怎么过你的人生？老人啊，你已经走完了你的人生，请问你的人生故事精彩吗？价值和意义何在？

另一个是老人和看护他们的护工之间的对比。护工之间的对话，有一部分无聊到可笑的程度。后来，伴随老年人用手电筒照出的光射向台下观众，凸显出他们在黑暗中找寻的感觉，此时护工在黑暗中的对话也变得不一般了。谈起了各自的怕与爱，有人的梦想是做飞行员，有人害怕坐飞机，有人想象摩洛哥的沙滩……听起来，和生活周围的很多对话多么相似啊。

问题是，工作中的人啊，你和我，真的有梦想吗？如果有，你有勇气去尝试吗？老人们啊，无论你的梦想如何，你一只脚已踏入坟墓，回首过往，你是不是明白无憾呢？

诚如策展人水晶所言，“好的戏剧，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人生的沙盘演练。”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带入情境中，然后在想象中展开一场人生的创意之旅。你看，入场前，我还为自己“远程全程参加”了2016年美国大选而有点忙碌、活跃和激动。离场时，我已经完全不这么认为。

肖邦死后心脏运回祖国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心，要放在最珍贵的事情上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心安理得。如果找不到，就遵循前人的教导：饥渴慕义，切勿放弃。如果找到了，就安安稳稳放在那里。唯如此，当衰老死亡拥抱我们时，我们才可以如歌德写完他的《浮士德》后所说的：我已完成使命，现在可以静候死亡。也如刚刚去世的加拿大著名音乐诗人莱昂纳德·科恩在今年夏天所说的：总的来说，我做好死亡准备了。

那样的人生，才好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博士）

摄影/Mihaela Bodlovic

原文发表于《北京青年报》2016年11月15日。